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八十七

內閣中書_臣瞿照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
鈴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八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六十一

河渠四

運河下

海運

江南運河自杭州北郭務至謝村北為十二里洋為塘
棲德清之水入之踰北陸橋入崇德界過松老抵高新

橋海鹽支河通之繞崇德城南轉東北至小高陽橋東
過石門塘折而東為王灣至阜林水深者及丈過永新
入秀水界踰陡門鎮北為分鄉舖稍東為繡塔北由嘉
興城西轉而北出杉青三閘至王江涇鎮松江運艘自
東來會之北為平望驛東通鶯脰湖湖州運艘自西出
新興橋會之北至松陵驛由吳江至三里橋北有震澤
南有黃天蕩水勢澎湃夾浦橋屢建北經蘇州城東鮎
魚口水由蟹塘入之北至楓橋由射瀆經許墅關過白

鶴鋪長洲無錫兩邑之界也錫山驛水僅浮瓦礫過黃埠至洛社橋江陰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為常州漕河舊貫城入東水門由西水門出嘉靖末防倭改從南城壕江陰順塘河水由城東通丁堰沙于湖在其西南宜興鍾溪之水入之又西直瀆水入之又西為奔牛呂城二閘常鎮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節宣後並廢其南為金壇河溧陽高淳之水出焉丹陽南二十里為陵口北二十五里為黃泥壩舊皆置閘練湖水高漕河數丈一

由三思橋一由仁智橋皆入運北過丹徒鎮有猪婆灘
多軟沙丹徒以上運道視江潮為盈涸過鎮江出京口
開閘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風由此浮于江與
瓜步對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餘里皆平流歷嘉而
蘇衆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漸高仰水淺易洩盈涸不
恒時濬時壅往往兼取孟瀆德勝兩河東浮大江以達
揚泰洪武二十六年嘗命崇山侯李新開漂水胭脂河
以通浙漕免丹陽輸輓及大江風濤之險而三吳之粟

必由常鎮三十一年濬奔牛呂城二壩河道永樂間修練湖堤即命通政張璉發民丁十萬濬常州孟瀆河又濬蘭陵溝北至孟瀆河閘六千餘丈南至奔牛鎮千二百餘丈已復濬鎮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達于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則改從孟瀆右趨瓜洲抵白塔以為常宣德六年從武進民請疏德勝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勝北入江直泰興之北新河由泰州壩抵揚子灣入漕河視白塔尤便于是漕河及孟瀆

德勝三河竝通皆可濟運矣正統元年廷臣上言自新
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舊有水車捲江潮灌注通舟
溉田請支官錢置車詔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
高其水亦更迭盈縮八年武進民請濬德勝及北新河
浙江都司蕭華則請濬孟瀆巡撫周忱定議濬兩河而
罷北新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啓閉而常鎮漕河
亦疏濬焉景泰間漕河復淤遂引漕舟盡由孟瀆三年
御史練綱言漕舟從夏港及孟瀆出江逆行三百里始

達瓜洲德勝直北新而白塔又與孟瀆斜直由此兩岸
橫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書石璞措置會有請鑿
鎮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孟瀆險者鎮江
知府林鶚以為迂道多石壞民田墓多宜濬京口閘甘
露壩道里近功力省乃從鶚議浙江叅政胡清又欲去
新港奔牛等壩置石閘以蓄泉亦從其請而濬德勝河
與鑿港之議俱寢然石閘雖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
孟瀆天順元年尚寶少卿凌信言糧艘從鎮江裏河為

便帝以為然命糧儲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濬奔牛新港之淤巡撫崔恭又請增置五閘至成化四年閘工始成于是漕舟盡由裏河其入二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制孟瀆河口與瓜儀諸港俱三年一濬孟瀆寬廣不甚淤裏河不久輒涸則又改從孟瀆弘治十七年部臣復陳夏港孟瀆遠浮大江之害請亟濬京口淤而引練湖灌之詔速行正德二年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通江二閘十四年從督漕都

御史臧鳳言濬常州上下裏河漕舟無阻者五十餘載
萬厯元年又漸涸復一濬之歲貢生許汝愚上言國初
置四閘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呂城曰奔牛防
五湖之洩自丹陽至鎮江蓄為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子
曰杜墅歲久居民侵種焦杜二湖俱涸僅存練湖猶有
侵者而四閘俱窒設矣請濬三湖故址通漕總河傳希
摯言練湖已濬而焦子杜墅源少無益其議遂寢未幾
練湖復淤淺五年御史郭思極陳世寶先後請復練湖

濟孟瀆而給事中湯聘尹則請於京口旁別建一閘引
江流內注潮長則開縮則閉御史尹良任又言孟瀆渡
江入黃家港水面雖闊江流甚平由此抵泰興以達灣
頭高郵僅二百餘里可免瓜儀不測之患至如京口北
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風有漂溺患宜挑甘露港夾岸洲
田十餘里以便回泊御史林應訓又言自萬緣橋抵孟
瀆兩厓陡峻雨潦易圯且江潮湧沙淤塞難免宜于萬
緣橋黃連樹各建閘以資蓄洩又言練湖自西晉陳敏

過馬林溪引長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雲陽堤名練塘
又曰練河凡四十里許環湖立涵洞十三宋紹興時中
置橫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閘八十四溪之水始經
辰溪衝入上湖復由三閘轉入下湖洪武間因運道澀
依下湖東堤建三閘借湖水以濟運後乃漸堙今當盡
革侵占復濬為湖上湖四際夾阜下湖東北臨河原埂
完固惟應補中間缺口且增築西南與東北相應至三
閘惟臨湖上閘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閘更設減水閘二

座界中下二閘間共葦田五千畝有奇塞沿堤私設涵洞止存其舊十三處以宣洩湖水冬春即閉塞毋得私啓蓋練湖無源惟藉瀦蓄增堤啓閉水常有餘然後可以濟運臣親驗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來懼其易洩下湖地平衍僅高漕河數尺又常懼不盈誠使水裕堤堅則應時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議十三年鎮江知府吳撫謙復言練湖中堤宜飭有司春初即修以防衝決且禁勢豪侵占從之十七年濟武進橫林

漕河崇禎元年濬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禮建
漕河議言神廟初先臣寶著漕河議當事采行不開河
而濟運者二十餘言後復佃湖妨運歲累畚鍤故老有
言京口閘底與虎邱塔頂平是可知挑河無益蓄湖為
要也今當革佃修閘而高築上下湖圍埂蓄水使深且
漕河閘座非僅京口呂城新閘奔牛數處而已陵口尹
公橋黃泥壩新豐大壩山節節有閘皆廢去竝宜修建
而運道支流如武進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簡

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議河越瀆河滕村溪之大壩頭丹陽甘露港南之小閘口皆應急修整至奔牛呂城之北各設減水閘歲十月實以士商民船盡令盤壩此皆舊章所當率由近有欲開九曲河使運船竟從泡港閘出江直達揚子橋以免瓜洲啓閘稽遲者試而後行可也同空糧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于河莊設閘啓閉數役並行漕事乃大善矣議不果行江漕者湖廣漕舟由漢沔下潯陽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陽而會于湖口

暨南直隸寧太池安江寧廣德之舟同浮大江入儀真
通江閘以溯淮揚入閘河瓜儀之間運道之咽喉也洪
武中餉遼卒者從儀真上淮安由鹽城汎海餉梁晉者
亦從儀真赴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
三濬揚子橋河至黃泥灣九千餘丈永樂間濬儀真清
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濬儀真
壩河後定制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
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濬宣德間從侍郎趙新御

史陳祚請濬黃泥灘直河口二港中建閘于儀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復開之既又于總港口建閘蓄水儀真江都二縣間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為業真揚之間運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鉞請復五塘從之萬曆五年御史陳世寶言儀真江口去閘太遠請于上下十數丈許增建二閘隨湖啓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入閘庶免遲滯疏上議行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

接大江斜對常州孟瀆河與泰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宣德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五千餘人濬之建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四年水潰閘塞都督武興因閉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間永樂間廢東壩為廠以貯材木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遭風險英宗初年乃復濬東港既而巡撫周忱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啓閉漕舟稍分行自鎮江裏河開濬漕舟出

甘露新港徑渡瓜洲而北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衛漕者即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達天津自臨清以北皆稱衛河詳具本志白漕者即通濟河源出塞地經密雲縣霧靈山為潮河川而富河畧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會于此名曰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賴以通漕楊村以北勢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漲苦潦冬春水微苦澀衝潰徙改

頗與黃河同與兒渡者在武清通州間尤其要害處也
自永樂至成化初年凡八決輒發民夫築堤而正統元
年之決為害尤甚特敕太監沐敬安遠侯柳溥尚書李
友直隨宜區畫發五軍營卒五萬及民夫一萬築決堤
又命武進伯朱冕尚書吳中役五萬人去河西務二十
里鑿河一道導白水入其中二工竝竣人甚便之賜河
名曰通濟封河神曰通濟河神先是永樂二十一年築
通州抵直沽河岸有衝決者隨時修築以為常迨通濟

河成決岸修築者亦且數四萬厯三十一年從工部議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築堤兩岸著為令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沽會衛河入海長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閘蓄水濟運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漸廢永樂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東牛欄莊及青龍輩家甕山三閘水衝決岸命發軍民修治明年復言自西湖景東

至通流凡七閘河道淤塞自昌平東南白浮村至西湖
景東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閘從之未幾閘俱
埋不復通舟成化中漕運總兵官楊茂言每歲自張家
灣舍舟車轉至都下僱值不貲舊通惠河石閘尚存深
二尺許修閘濬水用小舟剝運便又有議于三里河從
張家灣烟墩橋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議遣尚書
楊鼎侍即喬穀相度上言舊閘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
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內海子灣今水從皇城金

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經山陵恐妨地脉又一畝泉過白羊口山溝兩水衝截難引若城南三里河舊無河源正統間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陽橋東南窪下地開壕口以洩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廬墓水淺河窄又須增引別流相濟如西湖草橋源出玉匠局馬跑等地泉不深遠元人曾用金口水洶湧沒民舍以故隨廢惟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

行可導入西湖請濬西湖之源閉分水清龍閘引諸泉
水從高粱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則從都城外壕流
轉會于正陽門東城壕且閉令勿入三里河併流大通
橋閘河隨旱澇啓閉則舟獲近倉甚便帝從其議方發
軍夫九萬修濬會以災異詔罷諸役所以漕事大乃
命四萬人濬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張家灣河道則以
漸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
翁世資王詔督漕卒濬通惠河如鼎穀前議明年六月

工成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餘里濬泉三增
閘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東泉俱遏不行獨引
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澀滯如舊正
德二年嘗一濬之且修大通橋至通州閘十有二壩四
十有一嘉靖六年御史吳仲言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為
權勢所撓顧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為力甚
易歲可省車費貲二十餘萬且歷代漕運皆達京師未
有貯國儲于五十里外者帝心以為然命侍郎王軌何

詔及仲偕相度軌等言大通橋地形高白河六丈餘若
濬至七丈引白河達京城諸閘可盡罷然未易議也計
獨濬治河閘但通流閘在通州舊城中經二水門南浦
土橋廣利三閘皆闌閘衢市不便轉輓惟白河濱舊小
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宜修築之使通普濟閘
可省四閘兩關轉搬力而尚書桂萼言不便請改修三
里河帝下其疏於大學士楊一清張璁一清言因舊閘
行轉搬法省運軍勞費宜斷行之璁亦言此一勞永逸

之計芻所論費廣功難帝乃却芻議明年六月仲報河
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
易淤宜時加濬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官
吏閘夫以罷運裁減宜復舊額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
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艚
俱宜酌處帝以先朝屢勸行未即功仲等四閱月功成
詔予賞悉從其所請仲又請留督工留中何棟專理其
事為經久計從之九年擢棟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

時仲出為處州知府進所編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館采
入會典且頒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達京師迄於明末
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通州河者運薊州官軍餉道
也明初海運餉薊州天順二年大河衛百戶閔恭言南
京竝直隸各衛歲用旗軍運糧三萬石至薊州等衛倉
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
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餘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者僅
四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都督宋勝巡按

御史李敏行視可否勝等言便遂開直沽河濶五丈深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濬二十年再濬并濬鴉鴻橋河道造豐潤縣海運糧儲倉正德十六年運糧指揮王瓚言直沽東河新河轉運薊州河流淺潮至方可行舟邊關每匱餉宜濬使深廣從之初新河三歲一濬嘉靖元年易二歲以為常十七歲濬殷留莊大口至舊倉店百十六里豐潤環香河者濬自成化間運粟十餘萬石以餉薊州東路者也後堙廢餉改薊州給大不便嘉靖四十

五年從御史鮑承允請復之且建三閘于北濟張官屯
鴉鴻橋以瀦水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道也起鞏華城
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淺三十
里難行隆慶六年大濬給運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四
萬石遂成流通萬厯元年復疏鞏華城外舊河

海運始于元至元中巴延用朱清張瑄運糧輸京師僅
四萬餘石其後日增至三百萬餘石初海道萬三千餘
里最險惡既而開生道稍徑直後殷明略又開新道尤

便然皆出大洋風利自浙西抵京不過旬日而漂失甚多洪武元年太祖命湯和造海舟餉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運萊州洋海倉粟以給永平後遼左及迤北數用兵于是靖海侯吳禎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先後轉遼餉以為常督江浙邊海衛軍大舟百餘艘運糧數十萬賜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有差民夫則復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遼東軍餉贏羨第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永樂元年

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糧四十九萬餘石餉北京遼東二
年以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轉運至京命于天津置
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四年定海陸兼運瑄每歲運
糧百萬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
戍守至是命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黃陸運赴衛河
入通州以為常陳瑄上言嘉定瀕海當江流之衝地平
衍無大山高嶼海舟停泊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敗宜
於青浦築土為山立堠表識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險不

為患詔從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
寶山御製碑文紀之十三年五月復罷海運惟存遮洋
一總運遼薊糧正統十三年減登州衛海船百艘為十
八艘以五艘運青萊登布花鈔錠十二萬餘觔歲賞遼
軍成化二十三年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請尋海運
故道與河漕並行大略言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
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
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

相當宜訪素知海道者講求勘視其說未行弘治五年
河決金龍口有請復海運者朝議弗是嘉靖二年遮洋
總漂糧二萬石溺死官軍五十餘人五年停登州造船
二十年總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澀言海運雖難行然中
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東
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無險所當講求帝以海道迂
遠却其議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言天津入遼之
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

地桑姜女墳桃花島皆可灣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順
天巡撫耿隨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
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間開
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風初允其
議尋以御史劉翔疏沮而罷是年從給事中胡應嘉言
革遮洋總隆慶五年徐邳河淤從給事中宋良佐言復
設遮洋總存海運遺音山東巡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
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

賈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至天津無不利者淮
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
聯絡雖風可依視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
彖此時出海可保無虞命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
夢龍行之六月王宗沐督漕請行海運詔令運十二萬
石自淮入海其道由雲梯關東北歷鷹游山安東衛石
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鼇山衛大嵩衛
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歷竹島寧津所靖海衛東北

轉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西歷寧海衛皆海衛自福山
之果島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西歷桑島岬岬
島自岬岬西歷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自海
倉西歷淮河海口魚兒舖西北歷侯鎮店唐頭寨自侯
鎮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
凡三千三百九十里萬厯元年即墨福山島壞糧運七
艘漂米數千石溺軍丁十五人給事御史交章論其失
罷不復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運糧給朝鮮軍山

東副使于仕廉復言餉遼莫如海運海運莫如登萊蓋
登萊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順口僅五百餘里順風揚
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門鼉磯皇城等島居其中天設
水遞止宿避風惟皇城至旅順二百里差遠得便風不
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遼則大洋無泊淮安至膠州雖
僅三百里而由膠至登千里而遙礁磯難行惟登萊濟
遼勢便而事易時頗以其議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
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行海運特設戶部侍郎一人督之

事具長庚傳崇禎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揚為內閣中書復陳海運之便且輯海運書五卷進呈命造海舟試之廷揚乘二舟載米數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風者五日行僅一旬帝大喜加廷揚戶部郎中命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度山東副總兵黃允恩亦上海運九議帝即令督海運先是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自登州直輸寧遠省費多尋命赴淮安

經理海運為督漕侍郎朱大典所沮乃命易駐登州領
寧遠餉務十六年加光祿少卿福王時命廷揚以海舟
防江尋命兼理糧務南都既失廷揚崎嶇唐魯二王間
以死當嘉靖中廷臣紛紛議復海運漕運總兵官萬表
言在昔海運歲溺不止十萬載米之舟駕船之卒統卒
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運輒主卹濟之論非達於事
者也

明史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八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六十三

河渠五

淮河

泗河

衛河

漳河

沁河

滹沱河

桑乾河

膠萊河

淮河出河南平氏胎簪山經桐柏其流始大東至固始入南畿潁州境東合汝潁諸水經壽州北肥水入焉至懷遠城東渦水入焉東經鳳陽臨淮濠水入焉又經五河縣南而納濬沱滎潼諸水勢盛流疾經泗州城南稍東則汴水入焉過龜山麓益折而北會洪澤阜陵泥墩萬家諸湖東北至清河南會於大河即古泗口也亦曰清口是謂黃淮文會之衝淮之南岸漕河流入焉所謂

清江浦口又東經淮安北安東南而達于海永樂七年
決壽州泛中都正統三年溢清河天順四年溢鳳陽皆
隨時修築無鉅害也正德十三年復決漕堤灌泗州泗
州祖陵在焉其地最下初淮自安東雲梯關入海無旁
溢患迫與黃會黃水勢盛奪淮入海之路淮不能與黃
敵往往避而東陳瑄鑿清江浦因築高家堰舊堤以障
之淮揚恃以無恐而鳳泗間數為害嘉靖十四年用總
河都御史劉天和言築堤衛陵而高堰方固淮暢流出

清口鳳泗之患弭隆慶四年總河都御史翁大立復奏
濬淮工竣淮益無事至萬曆三年三月高家堰決高寶
興鹽為巨浸而黃水躡淮且漸逼鳳泗乃命建泗陵護
城石堤二百餘丈泗得石堤稍寧于是總漕侍郎吳桂
芳言河決崔鎮清河路淤黃強淮弱南徙而灌山陽高
寶請急護湖堤帝令熱計其便給事中湯聘尹議請導
淮入江會河從老黃河奔入海淮得乘虛出清口桂芳
以聞議遂寢六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言高堰淮揚之

門戶而黃淮之關鍵也欲導河以入海必藉淮以刷沙
淮水南決則獨流停滯清口亦堙河必決溢上流水行
平地而邳徐鳳泗皆為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
亦病相因之勢也于是築高堰堤起武家墩經大小澗
阜陵湖周橋翟壩長八十里使淮不得東又以淮水北
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洩入黃河水力分清口易淤淺且
黃水多由此倒灌入淮乃築堤捍之使淮無所出黃無
所入金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然淮水雖出清口亦

西淫鳳泗八年雨滂淮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陳用賓以聞給事中王道成因言黃河未漲淮泗間霖雨偶集而清口已不容洩宜令河臣疏導堵塞之季馴言黃淮合流東注甚迅駛泗州岡阜盤旋雨潦不及宣洩因此漲溢欲疏鑿則下流已深無可疏欲堵塞則上流不可逆堵乃令季馴相度卒聽之而已十六年季馴復為總河加泗州護堤數十丈皆用石十九年九月淮水溢泗州高于城壕因塞水關以防內灌于是城中積水

不洩居民十九淦沒侵及祖陵疏洩之議不一季馴謂
當聽其自消會嘔血亡歸言者因請允其去而帝遣給
事中張貞觀往勘會總河尚書舒應龍等詳議以上計
未有所定連數歲淮東決高良澗西灌泗陵帝怒奪應
龍官遣給事中張企程往勘議者多請折高堰總河尚
書楊一魁與企程不從而力請分黃蘗淮乃建武家墩
涇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
高良澗及周橋減水石閘以洩淮水一由岔河入涇河

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下廣洋湖入海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而淮水以平其後三閘漸塞崇禎間黃淮漲溢議者復請開高堰淮揚在朝者公疏力爭議遂寢然是時建義諸口數決下灌興鹽淮患日棘矣

加河二源一出費縣南山谷中循沂州西南流一出嶧縣君山東南與費加合謂之東西二加河南會彭河水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

侯家灣良誠至加口鎮合蛤鰻連汪諸湖東會沂水從周湖柳湖接邳州東直河東南達宿遷之黃墩湖駱馬湖從董陳二溝入黃河引泗合沂濟運道以避黃河之險其議始于翁大立繼之者傅希摯而成於李化龍曹時聘隆慶四年九月河決邳州自濟寧至宿遷淤百八十里總河侍郎翁大立請開加河以避黃水未決而罷明年四月河復決邳州命給事中雒遵勘驗工部尚書朱衡請以開加口河之說下諸臣熟計帝即命遵會勘

遵言洑口河取道雖捷施工實難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礮石中水泉湧出侯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難鑿縱鑿之湍激不可通漕且蛤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功費無算徵山赤山呂孟等湖難可築堤然須鑿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乃可施工請罷其議詔尚書朱衡會總河都御史萬恭等覆勘衡奏有三難大畧如遵指且言漕河已通徐邳間堤高水深不煩別建置乃罷萬厯三年總河都御

史傳希摯言加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遣
錐手步弓水平畫匠于三難處核勘起自上泉河口開
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
村東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從陡溝河經郭村西
之平坦則良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加口上下河
渠深淺不一湖塘聯絡相因間有砂礪無礙挑挖大較
上起泉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至東南長五百三十
里比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

脈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誠能捐十年治河之費以成汭河則黃河無慮壅決茶城無慮填淤二洪無慮艱險運艘無慮漂損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坐可無建徐呂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堤工可中輟今日不貲之費他日所省抵有餘者也臣以為開汭河便乃命都給事中侯于趙往會希摯及巡漕御史劉光國確議以聞于趙勘上汭河事宜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無賴于汭事在

可已惟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河衝蕭碭則涸二
洪衝睢寧則淤邳河宜開以避其害約費百五十餘萬
金惟良城伏石長五百五十丈開鑿之力難以逆料性
義嶺及南禹陵俱限隔河流二處既開則豐沛河決必
至灌入宜先鑿良城石預修豐沛堤防可徐議興功也
部覆如其言而謂開淤非數年不成當以治河為急帝
不悅責于趙阻撓然議亦遂寢二十年總河尚言舒應
龍開韓莊以洩湖水加河之路始通至二十五年黃河

決黃堽口南徙徐呂而下幾斷流方議開李吉口小淳
橋及鎮口以下建閘引水以通漕而論者謂非永久之
計于是工科給事中楊應文吏科給事中楊廷蘭皆謂
當開泃河工部覆議允行帝命河漕官勘報不果二十
八年御史傅祺復請開泃河工部覆奏云用黃河為漕
利與害參用泃河為漕有利無害但泃河之外由微山
呂孟周柳諸湖伏秋水發虞風波冬春水涸虞淺阻須
上下別鑿漕渠建閘節水從之總河尚書劉東星董其

事以地多沙石工艱未就工科給事中張問達以為言御史張養志復陳開泃河之說有四一曰開黃泥灣以通入泃之徑邳州沂河口入泃河門戶也進口六七里有湖名連二汪其水淺而濶下多淤泥欲挑濬則無岸可修欲為壩埽則無基可築湖外有黃泥灣離湖不遠地頗低自沂口至湖北崖約二十餘里于此開一河以接泃口引湖水灌之運舟可直達泃口矣一曰鑿萬家莊以接泃河之源萬家莊泃口迤北地也與臺家莊僕

家灣良城諸處皆山岡高阜多砂礪石塊極難為工東
星力鑿成河但河身尚淺水止二三尺宜更鑿四五尺
俾韓莊之水下接涵口則運舟無論大小皆沛然可達
矣一曰濬支河以避微口之險微山湖在韓莊西上下
三十餘里水深丈餘必探淺深立標為嚮導風立帆懸
頃刻可過突遇狂飈未免敗沒今已傍湖開支河四十
餘里上通西柳莊下接韓莊牽挽有路當再疏濬庶無
漂溺之患其一則以萬莊一帶勢高北水南下至此必

速請即其地建閘數座以時蓄洩詔速勘行而東星病卒御史高舉獻河漕三策復及洳河工部尚書楊一魁覆言洳河經良城彭河葛墟嶺石礪難鑿故口僅丈六尺淺亦如之當大加疏鑿其韓莊渠上接微山呂孟宜多方疏導俾無淤淺順流入馬家橋夏鎮以為運道接濟之資帝以洳河既有成績命河臣更挑濬三十年工部尚書姚繼可言洳河之役宜罷乃止不治未幾總河侍郎李化龍復議開洳河屬之直河以避河險工科給

事中侯慶遠力主其說而以估費太少責期太速請專任而責成之三十二年正月工部覆化龍疏言開泃有六善其不疑有三泃河開而運不借河河水有無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泃河避三百二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為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河六百二十里視朱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擾窮民得以養善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泃

河朝暮無妨善六為陵捍患為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
向苦洪水泐河既開則徐民之為魚者亦少無疑者二
帝深善之令速鳩工為久遠之計八月化龍報分水河
成糧船由泐者三之二會化龍丁艱去總河侍郎曹時
聘代上言頌化龍功然是時導河濬泐雨工並興役未
能竟而黃河數溢壞漕渠給事中宋一韓遂詆化龍開
泐之誤化龍憤上章自辨時聘亦力言泐可賴因畫善
後六事以開部覆皆從其議且言泐開於梗漕之日固

不可因泐而廢黃漕利于泐成之後亦不可因黃而廢
泐兩利俱存庶幾緩急可賴因請築郝山堤荆頤莊嘴
平大泛口湍溜濬猫兒窩等處之淺建鉅梁吳衝閘增
三市徐塘壩以終泐河未就之功詔如議越數年泐工
未竟督漕者復舍泐由黃舟有覆者遷徙黃泐間運期
久踰限三十八年御史蘇惟霖疏陳黃泐利害請專力
於泐畧言黃河自清河經桃源北達直河口長二百四
十里此在泐下流水平身廣運舟日行僅十里然無他

道故必用之自直河口而上歷邳徐達鎮口長二百八十餘里是謂黃河又百二十里方抵夏鎮其東自猫窩
加溝達夏鎮止二百六十餘里是謂加河東西相對舍
此則彼黃河三四月間淺與加同五月初其流洶湧自
天而下一步難行由其水挾沙而來河口日高至七月
初則淺涸十倍統而計之無一時可由者溺人損舟其
害甚劇加河計日可達終鮮風波但得實心任事之臣
不三五年缺畧悉補數百年之利也工科給事中何士

晉亦言運道最險無如黃河先年水出昭陽湖夏鎮以南運道衝阻開加之議始決避淺澀急溜二洪之險聚諸泉水以時啟閉通行無滯者六年乃今忽欲舍加由黃致倉皇損壞糧艘或改由大浮橋河道淤塞復還由加以故運抵灣遲汲汲有守凍之慮由黃之害畧可見矣顧加工未竟濶狹深淺不齊宜拓廣濬深與會通河相等重運空同往來不相礙迴旋不相避水常充盛舟無留行歲捐水衡數萬金督以廉能之吏三年可竣工

然後循駱馬湖北岸東達宿遷大興畚鍤盡避黃河之險則泃河之事訖矣或謂泉脈細微太濶太深水不能
有不知泃源遠自蒙沂近挾徐塘許池文武諸泉河夫
率視濟寧泉河畧相等呂公堂曰既塞則山東諸水總
合全收加以閘壩堤防何憂不足或請直抵宿遷此功
迂而難竟是在任用得人綜理有法耳疏入不報明年
部覆總河都御史劉士忠泃黃便宜疏言泃渠春夏間
沂武京河山水衝發沙淤潰決歲終當如南旺例修治

顧別無置水之地勢不得不塞泃河壩令水復歸黃流
故每年三月初則開泃河壩令糧艘及官民船由直河
進至九月內則開召公壩入黃河以便空回及官民船
往來至次年二月中塞之半年由泃半年由黃此兩利
之道也因請增驛設官又覆惟霖疏言直隸猶窩淺為
河下流河廣沙淤不可以閘最為泃患宜西開一月河
以通沂口凡水挾沙來沙性直走有月河以分之則聚
於洄伏之處撈刷較易而泃患少減矣俱報可其後泃

河遂為永利但需補葺而已然如勢狹窄冬春糧艘回
空仍由黃河馬四十八年巡漕御史毛一鷺言泃河屬
夏鎮者有閘九座屬中河者止藉草壩分司官議于直
口等處建閘請舉行之詔從其議崇禎四年總漕尚書
楊一鵬濬泃河九年總河侍郎周鼎奏重濬泃河成久
之鼎坐決河防遠戍給事中沈允培訟其修泃利運之
功得減論

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蘓門山百門泉經新鄉汲縣而東

至幾南瀆縣境洪水入焉謂之白溝亦曰宿胥瀆宋元時名曰御河由內黃東出至山東館陶西漳水合焉東北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歷德滄諸州至青縣南合滹沱河北達天津會白河入海所謂衛漕也其河流濁勢盛運道得之始無淺澀虞然自德州下漸與海近卑窄易衝潰初永樂元年潘陽軍士唐順言衛河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纔五十里若開衛河而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運糧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乃命廷臣

議未行其冬命都督僉事陳俊運淮安儀真倉糧百五十餘萬石赴陽武由衛河轉輸北京五年自臨清抵渡口驛決堤七處發卒塞之後宋禮開會通河衛河與之合時方數決堤岸遂命禮并治之禮言衛輝至直沽河岸多低薄若不究源析流但務堤築恐復潰決勞費益甚會通河抵魏家灣與土河連其處可穿二小築以洩于土河雖遇水漲下流衛河自無橫溢患德州城西北亦可穿一小渠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十有二里

而中間五里故有溝渠宜開道士里洩水入舊黃河至海豐大沽河入海詔從之英宗初永平縣丞李祐請開漳河以防患疏衛河以通舟從之正統四年築青縣衛河堤岸十三年從御史林廷舉請引漳入衛十四年黃河決臨清四閘御史錢清請濬其南極圈灣河以達衛從之景泰四年運艘阻張秋之決河南叅議豐慶請自衛輝胙城泊于沙門陸輓三十里入衛舟運抵京師命漕運都督徐恭覆報如其策山東僉事江良材嘗言通

河于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
河自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便一三
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宙全氣所鍾河南徙氣遂遷轉
今于河陰原武懷孟間導河入衛以達天津不獨徐沛
患息而京師形勝百倍便二元漕舟至封邱陸運抵淇
門入衛今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舟至河陰順流達衛
夏秋水迅仍從徐沛達臨清以北抵京師且修其溝洫
擇良有司任之可以備旱澇捍戎馬益起直隸河南富

強之勢便三詹事霍韜大然其畫具奏以聞不行萬曆十六年總督河漕楊一魁議引沁水入衛命給事中常居敬勘酌可否居敬言衛小沁大衛清沁濁恐利少害多乃止泰昌元年十二月總河侍郎王佐言衛河流塞惟挽漳引沁閘丹三策挽漳難而引沁多患丹水則雖勢與沁同而丹口既闢自修武而下皆成安流建閘築堰可垂水利制可亦未能行也崇禎十三年總河侍郎張國維言衛河合漳沁淇洹諸水北流抵臨清會閘河

以濟運自漳河他徙衛流遂弱挽漳引沁之議建而未
行宜蕙輝縣泉源且酌引漳沁闢丹水疏通滏洹淇三
水之利害得失命河南撫按勘議以聞不果行

漳河出山西長子曰濁漳樂平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
漳縣由畿南真定河間趨天津入海其分流至山東館
陶西南五十里與衛河合洪武十七年河決臨漳勅守
臣防護復諭工部凡堤塘堰壩可禦水患者皆預修治
有司以黃沁漳衛沙五河所決堤岸丈尺具圖計工以

聞詔以軍民兼築之永樂七年決固安縣賀家口九年
決西南張固村河口與滏陽河合流下田不可耕臨漳
主簿趙永中乞令災戶于漳河旁墾高阜荒地從之是
年築沁州及大名等府決堤十三年漳滏並溢漂沒磁
州田稼二十二年溢廣崇洪熙元年漳滏並溢決臨漳
三塚村等堤岸二十四處發軍民修築宣德八年復築
三塚村堤口正統元年漳滏並溢壞臨漳杜村西南堤
三年漳決廣平順德四年又決彰德皆命修築十三年

御史林廷舉言漳河自沁州發源七十餘溝會而為一
至肥鄉堤岸逼隘水勢激湍故為民患元時分支流入
衛河以殺其勢永樂間堙塞舊跡尚存去廣平大留村
十八里宜發丁夫鑿通置閘遏水轉入之而疏廣肥鄉
水道則漳河水減免居民患而衛河水增便漕從之漳
水遂通于衛正德元年濬滏陽河河舊在任縣新店村
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平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泉等
河北流永樂間漳河決而與合二水每並為患至景泰

間又合漳衝曲周諸縣沿河之地皆築堤備之成化間
舊河淤衝新店西南為新河合沙沼等河入穆家口亦
築堤備之英宗時漳已通衛弘治初益徙入御河遂棄
淤堤不理其後漳水復入新河兩岸地皆沒任縣民高
暘等以為言下巡撫官勘奏言穆家口乃衆河之委當
從此先而併濬新舊河令分流漳鑿決堤以漸向築從
之自此漳淤匯流而入衛之道漸堙矣萬曆二十八年
給事中王德完言漳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

入衛為一變其害小決高家口析二流于臨漳之南北
俱至成安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周入
滏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漕河為再變其害大滏水不
勝漳而令納漳則狹小不能來巨浪病溢而患在民衛
水昔仰漳而令舍漳則細緩不能捲沙沉病涸而患在
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為上策仍迴龍
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少為中策築呂彪河口固堤漳
水運道不資利地方不罹害為中策命河漕督臣集議

行之直隸巡按卨祺亦請引漳河並下督臣急引漳會
衛以圖永濟不果行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穿太行山東南流三十
里入河南境遶河內縣東北又南東至武陟縣與黃河
會而東注達徐州以濟漕其支流自武陟紅荊口經衛
輝入衛河元郭守敬言沁餘水引至武陟北流合御河
灌田此沁入衛之故跡也明初黃河自榮澤趨陳潁徑
入于淮不與沁合乃鑿渠引之今河仍入沁久之沁水

盡入黃河而入衛之故道堙矣武陟者沁黃交會處也
永樂間再決再築宣德九年沁水決馬曲灣經獲嘉至
新鄉水深成河城北又匯為澤築堤以防猶不能遏新
鄉知縣許宣請堅築決口俾由故道遣官相度從之沁
水稍定而其支流復入于衛正統三四年間武陟沁堤
復再決再築十三年黃河決滎澤背沁而去乃從武陟
東寶家灣開渠三十里引河入沁以達淮自後沁河益
大合而沁之入衛者漸淤景泰三年僉事劉清言自沁

決馬曲灣入衛沁黃衛三水相通轉輸頗利今決口已塞衛河膠淺運舟悉從黃河嘗遇險阻宜遣官濬沁資衛軍民運船視遠近之便而轉輸之詔下巡撫集議明年清復言東南漕舟水淺弗能進請自滎澤入沁河濬岡頭百二十里以通衛河且張秋之決由沁合黃勢遂奔急若引沁入衛則張秋無患行人王晏亦言開岡頭置閘分沁水使南入黃北達衛遇漲則閉閘漕可永無患並下督漕御史王竑等覈實以聞明年都給事中何

陞言沁河有漏港已成河臨清屯聚膠淺之舟宜使從此入黃度三旬可達淮詔竝及都御史徐有貞閱之既而罷引沁河議初王晏請漕沁有司多言弗利晏固爭吏部尚書王直請遣官行河命侍郎趙榮同晏往榮亦言不利議乃寢天順八年都察院都事金景輝復請濬陳橋集古河分引沁水北通長垣曹州鉅野以達漕河詔按實以聞未能行也弘治二年夏黃河決埽頭五處入沁河其冬又決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十

一年員外郎謝緝以黃河南決恐牽沁水南流徐呂二
洪必涸請遏黃河堤沁水使俱入徐州方下所司勘議
明年漕運總兵官郭鉉上副使張鼎引沁河議請于武
陟水樂店鑿渠抵荊隆口分沁水入賈魯河由丁家道
口以下徐淮倘河或南徙即引沁水入濟以濟二洪之
運帝即令鼎理之而曹縣知縣鄒魯又駁鼎議謂引沁
必塞沁入河之口沁水無歸必漫田廬若俟下流既通
而始塞之水勢擣虛千里不折其患更大甚于黃陵且

起木藥店至飛雲橋地以千里計用夫百萬積功十年
未能必其成也兗州知府龔弘主其說因上言鼎見河
勢南行故建此議但今秋水逆流東北亟宜濬築乃從
河臣撫臣議修丁家口上下堤岸而鼎議卒罷至萬曆
十五年沁水決武陟東岸蓮花池金屹嶺新鄉獲嘉盡
淹沒廷議築堤障之都御史楊一魁言黃河從沁入衛
此故道也自河徙而沁與俱南衛水每涸宜引沁入衛
不使助河為虐部覆言沁入黃衛入漕其來已久頃沁

水決木欒蓮花口而東一魁因建此議而科臣常居敬
往勘言衛輝府治卑于河恐有衝激且沁水多沙入漕
反為患不如堅築決口廣闊河身乃罷其議三十三年
茶陵知州范守已復言嘉靖六年河決豐沛胡世寧言
沁水自紅荊口分流入衛近年始塞宜擇武陟陽武地
開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會盛應期主開新渠
議遂不行近者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
自木欒店東決岸奔流入衛則世寧紅荊口之說信矣

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堅堤仍導沁水入河而堤外河形直抵衛許至今存也請建石閘于堤分引一支由所決河道東流入衛漕舟自邳邈河而上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廢帝命總河及撫按勘議不行

滹沱河出山西繁峙秦戲山循太行掠晉冀逶迤而東至武邑合漳東北至青縣岔河口入衛下直沽或云九河中所稱徒駭是也明初故道由藁城晉州抵寧晉入

衛其後遷徙不一河身不甚深而水勢洪大左右旁近
地大率平漫夏秋雨潦挾衆流而潰往往成巨浸水落
則因其淺淤以為功修堤濬流隨時補救不能大治也
洪武間一濬建文永樂間修武強真定決岸者三至洪
熙元年夏雷雨河水大漲晉定深三州藁城無極饒陽
新樂寧晉五縣低田盡沒而滹沱遂久淤矣宣德六年
山水復暴泛衝壞堤岸發軍民濬之正統元年溢獻縣
決大郭龜窩口堤四年溢饒陽決醜女堤及獻縣郭家

口堤滄深州田百餘里皆命有司修築十一年復疏晉
州故道成化七年巡撫都御史楊璿言壩州固安東安
大城香河寶坻新安任邱河間肅寧饒陽諸州縣屢被
水患由地勢平行水易滯積而唐滹沱白溝三河上源
堤岸率皆低薄遇雨輒潰官吏東西決放以隣為壑宜
求故跡隨宜濬之帝即命璿董其事水患稍寧至十八
年衛漳滹沱並溢潰漕河岸自清平抵天津決口八十
六因循者久之弘治二年修真定縣白馬口及近城堤

三千九百餘丈五年又築護城堤二道後復比年大水
真定城內外俱浸改挑新河水患始息嘉靖元年築東
鹿城西決口修晉州紫城口堤未幾復連歲被水十年
冬巡按御史傅漢臣言滹沱流經大名故所築二堤衝
敗宜修復如舊乃命撫按官會議其明年敕太僕卿何
棟往治之棟言河發渾源州會諸山之水東趨真定由
晉州紫城口之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此故道也晉
州西高南下因衝紫城東溢而東鹿深州諸處遂為巨

浸今宜起藁城張村至晉州故堤築十八里高三丈廣
十之植椿榆諸樹乃濬河身三十餘里導之南行使歸
故道則順天真保諸郡水患俱平矣又用郎中徐元祉
言于真定濬滹沱河以保城池又導東鹿武強河間獻
縣諸水循滹沱以出皆從之自後數十年水頗戢無大
害萬厯九年給事中顧問言臣令任邱見滹沱水漲漂
沒民田不可勝紀請饒陽河間以下水占之地悉捐
為河而募夫深濬河身堅築堤岸以圖永久命下撫按

官勘議增築雄縣橫堤八里任邱東堤二十里

桑乾河盧溝上源也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
邑雷山之陽有金龍池者渾泉溢出是為桑乾東下大
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雁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穿
西山入宛平界東南至看丹口分為二其一東由通州
高麗莊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合易水南至天津丁字
沽入漕河曰盧溝河亦曰渾河河初過懷來兩山間
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景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

震盪遷徙弗常元史名盧溝曰小黃河以其流濁也上
流在西山後者盈涸無定不為害嘉靖三十三年御史
宋儀望嘗請疏鑿以漕宣大糧三十九年都御史李文
進以大同缺邊儲亦請開桑乾河以通運道自古定橋
至盧溝橋務里村水運五節七百餘里陸運二節八十
八里春秋二運可得米二萬五千餘石且造淺船由盧
溝達天津而建倉務里村青白口八處以備撥運皆不
能行下流在西山前者泛溢害稼畿封病之隄防急焉

洪武十六年濬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莊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永樂七年決固安賀家口十年壞盧溝橋及堤岸沒官田民盧溺死人畜洪熙元年決東狼窩口宣德三年潰盧溝堤皆癸辛治之六年順天府尹李庸言永樂中渾河決新城高從周口遂致淤塞霸州桑園里上下每年水溺無所洩漫湧倒流北灌海子凹牛欄佃請亟修集從之七年侍郎王佐言通州至河西務河道淺狹張家灣西舊有渾河請疏

濬帝以役重止之九年決東狼窩口命都督鄭銘往築
正統元年復命侍郎李庸修築竝及盧溝橋小屯厰潰
岸明年工竣越三年白溝渾河二水俱溢決保定縣安
州堤五十餘處復命庸治之築龍王廟南石堤七年築
渾河口八年築固安決口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蔣愷言
城北草橋界河上接渾河下至小直沽注于海永樂間
渾河改流西南經固安新城雄縣抵州屢決為害近決
孫家口東流入海又東抵三角淀小直沽乃其故道請

因其自然之勢修築堤岸詔順天府官相度行之十九
年命侍郎杜謙督理盧溝河堤岸弘治二年決楊木廠
堤命新寧伯譚祐侍郎陳政內官李興等督官軍二萬
人築之正德元年築狼窩決口久之下流支渠盡淤嘉
靖十年從郎中陸時雍言發卒濬導三十四年修柳林
至草橋大河四十一年命尚書雷禮修盧溝河岸禮言
盧溝東南有大河從麗莊園入直沽下海沙澌十餘里
稍束岔河從固安抵直沽勢高今當先濬大河令水歸

故道然後築長堤以固之決口地下水急人力難驟施
西岸故堤綿亘八百丈遺址可按宜併築詔從其請明
年訖工東西岸石堤凡九百六十丈萬曆十五年九月
神宗幸石景山臨觀渾河召輔臣申時行至輦次諭曰
朕每聞黃河衝決為患不常欲觀渾河以知水勢今見
河流洶湧如此知黃河經理倍難宜飭所司加慎勿以
勞民傷財為故事至選用務得人吏工二部宜明諭朕
意

膠萊河在山東平度州東南膠州東北源出高密縣分
南北流南流自膠州濟灣口入海北流經平度州至掖
縣海倉口入海議海運者所必講也元至元十七年萊
人姚演獻議開新河鑿池三百餘里起膠西縣東陳村
海口西北達膠河出海倉口請之膠萊新河尋以勞費
難成而罷明正統六年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淺軍
卒窮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運自太倉抵膠州州有河
故道接掖縣宜濬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東北海

險數千里較漕河為近部覆寢其議嘉靖十一年御史
方遠宜等復議開新河以馬家墩數里皆石岡議復寢
十七年山東巡撫胡纘宗言元時新河石座舊跡猶往
惟馬壕未通已募夫鑿治請復濬淤道三十餘里命從
其議至十九年副使王獻言勞山之西有薛島陳島石
砑林立橫伏海中最險元人避之故放洋走成山正東
踰登抵萊然後出直沽考膠萊地圖薛島西有山曰小
竺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其麓南北皆接海崖而

北即林灣又稍北卽新河又西北卽萊州海倉由麻灣
抵海倉纔三百三十里由淮安踰馬壕抵直沽纔一千
五百里可免遶海之險元人嘗鑿此道遇石而止今鑿
馬壕以趨麻灣濬新河以出海倉誠便獻乃于舊所鑿
地迤西七丈許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下石
頑如鐵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爛化為燼海波流滙麻
灣以通長十有四里廣六丈有奇深半之由是江淮之
舟達于膠萊踰年復濬新河水泉旁溢其勢深濶設九

開置浮梁建官署以守而中間分水嶺難通者三十餘里時總河王以旂議復海運請先開平度新河帝謂妄議生擾而獻亦適遷去于是工未就而罷三十一年給事中李用敬言膠萊新河在海運舊道西王獻鑿馬家壩導張魯白現諸河水益之今淮舟直抵麻灣即新河南口也從海倉直抵天津即新河北口也南北三百餘里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皆可引濟其當疏濬者百餘里耳宜急開通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鈺亦以

為請詔廷鈺會山東撫按官行視既而以估費浩繁報
罷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復請開濬詔遣給事中胡
欒會山東撫按官議欒言獻所鑿渠流沙善崩所引白
河細流不足灌注他若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
皆潢汙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地勢東下不能北引諸
水皆不足資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
易潰不能持久擾費無益巡撫梁夢龍亦言獻悞執元
人廢渠為海運故道不知渠身太長春夏泉涸無所引

注秋冬暴漲無可洩蓄南北海沙易塞舟行滯而不通
乃復報罷萬曆三年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棻
復議海運言難海運者以放洋之險覆溺之患今欲去
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楊家園以南濬地百里無高山
長坂之隔楊家園北悉通海潮矣綜而計之開創者什
五通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錐探之上下皆無石可
開無疑乃命棻任其事應節議主通海而棻往相度則
膠州旁地高峻不能通潮惟引泉源可成河然其道二

百五十餘里鑿山引水等堤建閘估費百萬詔切責械
謂其以難詞沮成事會給事中光懋疏論之且請令應
節往勘應節至謂南北海口水俱深濶舟可乘潮徐悉
其便以聞山東巡撫李世達上言南海麻灣以北應節
謂沙積難除徙古路溝十三里以避之又慮南接鴨綠
港東連龍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閘沙隨潮入故復有
建閘障沙之議臣以為閘閉則潮安徙入閘啟則沙又
安徙障也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閘大率沙淤潮淺應

節挑東岸一里僅去沙二尺大潮一來沙壅如故故復有築堤約水障沙之議臣以為障兩岸之沙則可耳若潮自中流衝激安能障也分水嶺高峻一工止二十丈而費千五百金下多礪石掣水甚難故復有改挑王家邱之議臣以為吳家口至亭口高峻者共五十里大槩多濶砌石費當若何而舍此則又無河可行也夫潮信有常大潮稍遠亦止及陳村閘楊家園不能更進況月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難恃也河道紆曲二百里張魯

白膠三水微細都泊行潦業已乾涸設遇亢旱何泉可引引泉亦難恃也元人開濬此河史臣謂其勞費不貲終無成功足為前鑒巡按御史商為正亦言挑分水嶺下方廣千丈用夫千名纔下數尺為碯礅石又下皆沙又下盡黑沙又下水泉湧出甫挑即淤止深丈二尺必欲通海行舟更須挑深一丈雖二百餘萬未足了此給事中王道成亦論其失工部尚書郭朝賓復請停罷遂召應節杅還京罷其後嗣是中書程守訓御史高舉顏

思忠尚書楊一魁相繼議及之皆不果行崇禎十四年
山東巡撫曾櫻戶部主事邢國璽復申王獻劉應節之
說給內帑十萬金工未舉櫻去官十六年夏尚書倪元
路請截漕糧由膠萊河轉餉自膠河用小船抵分水
嶺車隘嶺者四十里達于萊河復用小船出海可無島
嶼漂損之患山東副總兵黃元思獻議畧同皆未及行

明史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八十八

內閣中書_臣瞿_照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 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八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六十四

河渠六

直省水利

三代疆理水土之制甚詳自井田廢溝遂堙水常不得其治於是穿鑿池塘井陂以資灌溉明初太祖詔所在

有司民以水利條上者即陳奏越二十七年特諭工部
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乃
分遣國子生及人材徧詣天下督修水利明年冬郡邑
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其恤民者至矣嗣
後有所興築或役本境或資鄰封或支官料或採山場
或農隙鳩工或隨時集事或遣大臣董成終明世水政
屢修可具列云洪武元年修和州銅城堰閘周廻二百
餘里四年修興安靈渠為陡渠者三十六渠水發海陽

山秦時鑿溉田萬頃馬援葺之後圯至是始復六年發
松江嘉興民夫二萬開上海胡家港自海口至漕涇千
二百餘丈以通海船且濬海鹽澉浦八年開登州蓬萊
閣河命耿炳文濬涇陽洪渠堰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
臨潼田二百餘里九年修彭州都江堰十二年李丈忠
言陝西病鹹鹵請穿渠城中遙引龍首渠東注從其請
甃以石十四年築海鹽海塘十七年築磁州漳河決堤
決荊州嶽山壩以灌民田十九年築長樂海堤二十三

年修崇明海門決堤二萬三千九百餘丈役夫二十五萬人四川永寧宣慰使言所轄水道百九十灘江門大灘八十二皆被石塞詔景川侯曹震往疏之二十四年修臨海橫山嶺水閘寧海奉化海堤四千三百餘丈築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閘濬定海鄞二縣東錢湖灌田數萬頃二十五年鑿溧陽銀墅東壩河道由十字港抵沙子河胭脂壩四千三百餘丈役夫三十五萬九千餘人二十七年濬山陽支家河鬱林州民言州南北二

江相去二十餘里乞鑿通設石陡諸閘從之二十九年
修築河南洛堤復興安靈渠時尚書唐鐸以軍興至其
地圖渠狀以聞請濬深廣通官舟以餉軍命御史嚴震
直燒鑿陡濶之石餉道果通三十一年洪渠堰圯復命
耿炳文修治之且濬渠十萬三千餘丈建文四年疏吳
淞江永樂元年修安陸京山漢水塌岸章邱漯河東堤
高密濰決岸安陽河堤福山護城決堤浙江赭山江塘
餘干龍窟壩塘岸臨潁褚河決口濰縣白浪河堤潛山

懷寧陂堰高要青岐羅婆圩通州徐竈食利等港平遙
廣濟渠句容楊家港王旱圩等堤肇慶鳳翔遙頭岡決
岸南陽高家屯頭二堰及沙澧等河堤夏縣古河決口
三十餘里修築和州保大等圩百二十餘里蓄水陡門
九濬昌邑河渠五所鑿嘉定小橫瀝以通秦趙二涇濬
崑山葫蘆等河命夏原吉治蘇松嘉興水患濬華亭上
海運鹽河金山衛閘及漕涇分水港原吉言浙西諸郡
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頗高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

杭湖宣歙溪澗之水散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頃為浦
港堙塞漲溢害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按吳淞江
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常
疏之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下界浦
百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海南倉浦
口百三十餘里潮汐淤塞已成平陸鹽沙游泥難以施
工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入海常熟白茆港徑入海
皆廣川急流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

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淞江大黃浦乃通吳淞
要道今下流遏塞難濬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徑達
海宜濬深濶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庶幾復禹貢三
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
每歲水涸時預修圩岸以防暴流則水患可息帝命發
民丁開濬原吉晝夜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二年修泰
州河塘萬八千丈興化南北堤泰興沿江圩岸六合瓜
步等屯濬丹徒通潮舊江又修象山茭湖塘岸海康徐

聞二縣那隱坡調黎等港堤岸黃巖混水等十五閘六
陡門孟津河堤分宜湖塘武陟馬田堤岸香山竹徑水
陂復興安分水塘興安有江源出海陽山江中橫築石
埭分南北渠溉民田甚溥埭上疊石如鱗以防衝溢嚴
震直撤石增埭水迫無所洩衝塘岸盡趨北渠南渠淺
澀民失利至是修復如舊海門民請發淮安蘇常民丁
協修張堰港束明港百餘里潰堤帝曰三郡民方苦水
患不可重勞遣官行視以揚州民協築之當塗民言慈

湖瀕江上通宣歙東抵丹陽湖西接蕪湖久雨浸淫潮漲傷農宜遣勘修築帝從其請且諭工部安徽蘇松浙江江西湖廣凡湖泊卑下圩岸傾頽亟督有司治之夏原吉復奉命治水蘇松盡通舊河港又濬蘇州千墩浦致和塘安亭顧浦陸皎浦尤涇黃涇共二萬九千餘丈松江大黃浦赤雁浦范家浜共萬二千丈以通太湖下流先是修舍山崇義堰未幾和州民言銅城閘上抵巢湖下通揚子江決圩岸七十餘處乞修治其吏目張良

興又言水滄麻澧二湖田五萬餘頃宜築圩埂起桃花
橋訖含山界三十里俱從之三年修上虞曹娥江壩埂
溫縣馱塢村堤堰四千餘丈南海衛蓮塘四會縣鵝鵲
水等堤岸無為州周興等鄉及鷹揚衛烏江屯江岸築
昌黎及厯城小清河決堤應天新河口北岸從大勝關
抵江東驛三千三百丈濬海州北舊河上通高橋下接
臨洪場及山陽運鹽河十八里四年修築宣城十九圩
豐城穆湖圩岸石首臨江萬石堤溧水決圩修懷寧斗

潭河彭灘圩岸順天固安保定荆岱樂亭魯家套社河
口吉水劉家塘雲陂江都劉家圩港築湖廣廣濟武家
穴等江岸新建石頭岡圩岸江浦沿江堤開泰州運鹽
河普定溱潼河西溪南儀阡三處河口導流興化鹽城
界入海濬常熟福山塘三十六里五年修長洲吳江崑
山華亭錢塘仁和嘉興堤岸餘姚南湖壩築高要銀岡
金山等潰堤溉田五百餘頃治杭州江岸之淪者六年
濬浙江平陽縣河七年修安陸州渲馬灘決岸海鹽石

堤築泰興攔江堤三千九百餘丈且濬大港北淤河抵
縣南出大江四千五百餘丈八年修丹陽練湖塘汝陽
汝河堤岸南陵野塘圩蚌蕩壩松滋張家坑何家洲堤
岸平度州灘水浮糠河決口百十二堤堰八千餘丈吳
江石塘官路橋梁九年修安福丁陂等塘堰安仁饒家
陂壽光堤安陸京山景陵圩岸長樂官塘長洲至嘉興
石土塘橋路七十餘里泄水洞百三十一處監利車水
堤四千四百餘丈高安華陂屯陂堤仁和海寧海鹽土

石塘岸萬餘丈築沂州沐河口決岸并濬沐陽沐河築直隸新城張村等口決堤仁和黃濠塘岸三百餘丈孫家圍塘岸二十餘里濬濰縣于丹河定襄故渠六十三里引濬沱水灌田六百餘頃疏福山官渠濬江陰青陽河道鄒平白條溝河三十餘里麗水民言縣有通濟渠截松陽遂昌諸溪水入馬上中下三源流四十八派溉田二千餘頃上源民洩水自利下源流絕沙壅渠塞請修堤堰如舊部議從之齊東知縣張昇言小清河洪水

衝決渰沒諸鹽場及青州田請濬上流修長堤使水行
故道皇太子遣官經理之鄆州民言洛水橫決而西衝
塌州城東北隅請濬故道循州東山麓南流從之十年
修浙江平陽捍潮堤岸黃梅臨江決岸百二十餘里海
門捍潮堤百三十里築新會圩岸二千餘丈獻縣饒陽
恭儉等岸安邱紅河決岸安州直亭等河決口八十九
華容安津等堤決口四十六濬上海蠟龍江灘縣白浪
河北京行太僕卿楊砥言吳橋東光興濟交河及天津

等衛屯田雨水決堤傷稼德州良店驛二十五里五里有黃河故道與州南土通穿渠置閘分殺水勢河大為民使命侍郎蘭芳往理之十一年修蕪湖陶辛政和二圩保定文安二縣河口決岸五十四應天新河圩岸天長福勝戚家莊二塘滎澤大濱河堤濬崑山太平河十二年修鳳陽安豐塘水門十六座及牛角壩新倉鋪塌岸武陟郭村馬曲堤岸聊城龍灣河濮州紅船口范縣曹村河堤岸築三河決堤濬海州官河二百四十里解

州民言臨晉涑水河逆流決姚暹渠堰入砂地渰民田
將及鹽池尋又言硝池水溢決豁口入鹽池以涑水渠
姚暹渠併流故命官修築如其請十三年修興濟決岸
南京羽林右衛刁家圩屯田堤吳江縣丞李昇言蘇松
水患太湖為甚急宜洩其下流若常熟白茆諸港崑山
千墩等河長洲十八都港汶吳縣無錫近湖河道皆宜
循其故迹濬而深之仍修蔡涇等閘候潮來往以時啟
閉則泛濫可免而民獲耕種之利從之十五年修固安

孫家口及臨漳固塚堤岸十六年修魏縣決岸十七年
蕭山民言境內河渠四十五里溉田萬頃比年淤塞乞
疏濬仍置閘錢清小江壩東庶旱潦無憂山東新城民
言縣東鄭黃溝源出淄川下流壅沮霖潦妨農陳家莊
南有乾河上與溝接下通烏江乞濬治竝從之十八年
海寧諸縣民言潮沒海塘二千六百餘丈延及吳家等
壩通政岳福亦言仁和海寧壤長降等壩淪海千五百
餘丈東岸赭山巖門山蜀山舊有海道淤絕久故西岸

潮愈猛乞以軍民修築竝從之明年修海寧等縣塘岸
二十一年修嘉定抵松江潮圯圩岸五千餘丈交趾順
化衛決堤百餘丈文水民言文谷山常稔渠分引文谷
河流袤三十餘里灌田今河潰洩水從其奏葺治之二
十二年修臨海廣濟河閘洪熙元年修黃巖濱海閘壩
視永樂初增府判一員專其事修獻縣饒陽恭儉堤及
窩堤口宣德二年浙江歸安知縣華嵩言涇陽洪渠堰
溉五縣田八千四百餘頃洪武時長興侯耿炳文前後

修濬未久堰壞永樂閒老人徐齡言於朝遣官修築會
營造不果乞專命大臣起軍夫協治從之三年修灌縣
都江等堰四十四臨海民言胡巉諸閘澮水灌田近年
閘壞而金黿大浦湖涿舉嶼等河遂皆壅阻乞為開築
帝曰水利急務使民自訴於朝此守令不得人爾命工
部即飭郡縣秋收起工仍詔天下凡水利當興者有司
即舉行毋緩視巡按江西御史許勝言南昌瑞河兩岸
低窪多良田洪武閒修築水不為患比年水溢岸圯二

十餘處豐城安沙繩灣圩岸三千六百餘丈永樂間水衝改修百三十餘丈近者久雨江漲堤壞乞敕有司募夫修理中書舍人陸伯倫言常熟七浦塘東西百里灌常熟崑山歲租二十餘萬石乞聽民自濬之便皆詔可四年修獻縣柳林口堤岸潛江民言蚌湖陽湖皆臨襄河水漲岸決害荊州三衛荆門江陵諸州縣官民屯田無算乞發軍民築治從之福清民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堤漲海水堤壞久田盡荒永樂中嘗命修治迄今

未舉民不得耕帝責有司亟治而諭尚書吳中嚴飭郡
邑陂池堤堰及時修濬漫者治以罪五年巡撫侍郎成
均言海鹽去海二里石嵌土岸二千四百餘丈水齧其
石皆已剝散議築新石於岸內而存其舊者以為外障
乞如洪武中令嘉嚴紹三府協夫舉工從之六年修瀏
陽廣濟諸縣堤堰豐城西北臨江石堤及西南七圩壩
石首臨江三堤濬餘姚舊河池巡撫侍郎周忱言溧水
永豐圩周圍八十餘里環以丹陽石臼諸湖舊染埂壩

通陟門石塔農甚利之今顏敗請葺治教諭唐敏言常
熟耿涇塘南接梅里通昆承湖北達大江洪武中濬以
溉田今壅阻請疏導竝從之七年修眉州新津通濟堰
堰水出彭山分十六渠溉田二萬五千餘畝河東鹽運
使言鹽池近地姚暹河流入五星湖轉黃沅河兩岸窪
下比歲雨溢水漲衝至解州浪益急遂潰南岸沒民田
三十餘里鹽池護堤皆壞復因下沅涑水河高壅淤逆
沅姚暹以決乞起民夫疏濬從之蘇州知府況鍾言蘇

松嘉湖湖有六曰太湖龐山陽城山湖昆承尚湖永樂
初夏原吉濬導今復淤乞遣大臣疏濬乃命周忱與鍾
治之是歲汾河驟溢敗太原堤鎮守都司李謙巡按御
史徐傑以便宜修治然後馳奏帝嘉獎之八年葺湖廣
偏橋衛高陂石洞完縣南關舊和復和州銅城堰閘修
安陽廣惠等渠磁州滏陽河五爪濟民渠九年修江陵
枝江沿江堤岸築薊州決岸毀蘇松民私築堤堰十年
築海鹽潮決海塘千五百餘丈主事沈中言山陰西小

江上通金巖下接三江海口引諸暨浦江義烏諸湖水以通舟江口近淤宜築臨浦戚堰障諸湖水俾仍出小江詔部覆奪正統元年修吉安沿江堤築海陽登雲都雲步村等決堤濬陝西西安灞橋河二年築蠡縣王家等決口修新會鷹臺山至瓦塘浦顧岸江陵松滋公安石首潛江監利近江決堤又修湖廣老龍堤以為漢水所潰也三年疏泰興順德鄉三渠引湖溉田潞州永祿等溝渠二十八道通於漳河四年修容城杜村口堤設

正陽門外減水河并䟽城內溝渠荊州民言城西江水
高城十餘丈霖潦壞堤水即灌城請先事修治寧夏巡
撫都御史金濂言鎮有五渠資以行溉今明沙州七星
漢伯石灰三渠久塞請用夫四萬䟽濬溉蕪田千三百
餘頃竝從之五年修太湖堤海鹽海岸南京上中下新
河及濟川衛新江口防水堤漵縣南宮諸堤築順天河
閘及容城杜村口郎家口決堤塞海寧螭巖決堤口濬
鹽城伍祐新興二場運河初渠水有鎮曰廣通其西固

城湖入大江東則三塔堰河入太湖中間相距十五里
洪武中鑿以通舟縣地稍窪而湖納寧國廣德諸水遇
潦即溢乃築壩於鎮以禦之而堰水不能至壩下是歲
改築壩於葉家橋胭脂河者溧水入秦淮道也蘇松船
皆由以達沙石壅塞因并濬之山河涇河壩上接漕河
下達鹽城舊置絞關以通舟歲久且敝又恐盜洩水利
遂築塞河口是歲從民請修壩并復絞關六年造宣武
門東城河南岸橋修江米巷玉河橋及堤并濬京城西

南築豐城沙月諸河堤蕪湖陶辛圩新埂濬海寧官塘
河及花塘河狹石橋塘河築瓦石堰二所疏南京江洲
殺其水勢以便修築塌岸高郵知州韓簡言官河上下
二閘皆圯河亦不通且子嬰溝塞減水陰洞閉致旱澇
無所濟俱乞濬治詔部覈實以行七年修江西廣昌江
岸蕭山長山浦海塘彭山通濟堰築南京浦子口大勝
關堤九江及武昌臨江塌岸濬江陵荊門潛江淤沙三
十餘里八年修蘭溪卸橋浦口堤弋陽官陂三所濬南

京城河九年修德州耿家灣等堤岸杞縣離溝堤築容
城杜村堤決口易上虞菱湖土壩為石閘批無錫里谷
蘇塘華港上村李走馬塘諸河東南接蕪州苑山湖塘
北通揚子江西接新興河引水灌田濬杞縣牛基岡舊
河武進太平永興二河疏海鹽永安河茶市院新涇陶
涇塘諸河都御史陳鎰言朝邑多沙礮難耕縣治洛河
與渭水通請穿渠灌之新安民言城南長溝河西通徐
漕二水東連雄縣直沽沙土淤塞請發丁夫疏濬海陽

民蕭瑤言縣有長溪源出山麓流抵海口周袁潮郡故
登隆等都俱寘溝通溉惟隆津等都陸野絕水歲旱無
所賴乞開溝如登隆長樂民劉彥梁言嚴湖二十餘里
南接稠菴溪西通倒沅溪可備旱溢又有張塘涵塘前
涵大塘涵陳塘港其利如嚴湖乞令有司疏濬廣濟民
言縣與鄰邑黃梅歲運糧三萬石於望牛墩小車盤剝
不堪其勞連城湖港廖家口有溝底墩前淤淺不能行
船請與黃梅合力濬通以便水運並從之十一年修洞

庭湖堤築登州河岸濬通州金沙場八里河以通運渠
任邱民言凌城港去縣二十五里內有定安橋河北十
八里通流東七里沙塞宜疏通與港相接入直沽張家
灣巡撫周忱言應天鎮江太平寧國諸府舊有石臼等
湖其中溝港歲辦魚課其外平圩淺灘聽民牧放孳畜
採掘菱藕不許種耕故山溪水漲有所宣洩近者富豪
築圩田遏湖水每遇泛溢害卽及民宜悉禁革並從之
十二年疏平度州大灣口河道荊州公安門外河以便

公安石首諸縣輸納浙江聽選官王信言紹興東小江
南通諸暨七十二湖西通錢塘江近為潮水湧塞江與
田平舟不能行久雨水溢鄰田輒受其害乞發丁夫疏
濬從之十三年築寧夏漢唐壩決口疏山西涑水河南
海縣通海泉源鑿宣府城濠引城北山水入南城大河
湖廣五開衛言衛與苗接山路峻險去衛三十里有水
通靖州江亂石沙灘請疏以便輸運雲南鄧川州言本
州民田與大理衛屯田接壤湖畔每歲雨水沙土壅淤

禾苗渰沒乞命州衛軍民疏治並從之十四年濬南海
潘埭堤岸置水閘和州民言州有姥鎮河上通麻澧二
湖下接牛屯大河長七十里許廣八丈又有張家溝連
銅城閘通大江長減姥鎮之半廣如之灌溉降福等七
十餘圩及南京諸衛屯田近年河潰閘圯率皆淤塞請
興役疏濬仍於姥鎮豐山嘴葉公坡各建閘以備旱澇
從之景泰元年築丹陽甘露等壩二年修玉河東西堤
濬安定門東城河永嘉三十六都河常熟顧新塘南至

當湖北至揚子江三年修泰和信豐堤築延安綏德決
河綿州西至河通江堤岸濬常熟七浦塘劍州海子疏
孟瀆河淤涇十一工部言海鹽石塘十八里潮水衝決
浮土修築不能久詔別築石塘捍之四年濬江陰順塘
河十餘里東接永利倉大河西通夏港及揚子江雲南
總兵官沐璘言城東有水南沅源發邵甸會九十九泉
為一抵松花壩分為二支一繞金馬山麓入滇池一從
黑窯村沅至雲澤橋亦入滇池舊於下沅築堰溉軍民

田數十萬頃霖潦無所洩請令受利之家自造石閘啟
閉以時報可五年疏靈寶黎園莊渠通鴻瀘澗溉田萬
頃六年濬華容杜預渠通運船入江避洞庭險修容城
白溝河杜村口固安楊家等口決堤七年尚書孫原貞
言杭州西湖舊有二閘近皆傾圯湖遂淤塞按宋蘇軾
云杭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自唐李泌引湖水入城為
六井然後井邑日富不可許人佃種周淙亦言西湖貴
深濶因招兵二百專一撈湖其後豪戶復請佃戶日益

填塞大旱水涸詔郡守趙與憲開濬菱荷菱蕩悉去杭
民以利此前代經理西湖大略也其後勢豪侵占無已
湖水淺狹閘石毀壞今民田無灌溉資官河亦澀阻乞
敕有司興濬禁侵占以利軍民從之天順二年修彭縣
萬工堰灌田千餘頃五年僉事李觀言涇水出涇陽仲
山谷道高陵至櫟陽入渭袤二百里漢開渠溉田宋元
俱設官主之今雖有瓠口鄭白二渠而堤堰摧決溝洫
壅滯民弗蒙利乃命有司濬之八年永平民言漆河遠

城西南流入海城趾皆石故水不能決其餘則沙土易
潰前人於東北築土堤西南瓦岸今歲久日塌宜作堤
於東沅橫以激之使合西沅庶無蕩析患都御史項忠
言涇陽之瓠口鄭白二渠引涇水溉田數萬頃至元猶
溉八千頃其後渠日淺利因以廢宣德初遣官修鑿畝
收四三石無何復塞渠旁之田遇旱為赤地涇陽醴泉
三原高陵皆患苦之昨請於涇水上源龍潭左側疏濬
訖舊染口尋以詔例停止今宜畢其役西安城西井泉

鹹苦飲者輒病龍首渠引水七十里修築不易且利止
及城東西南皂河去城一舍許可鑿令引水與龍首渠
會則居民盡利邳州知州孟琳言榆行諸社俱臨沂河
久兩岸崩二十八處低田盡渰乞與修築並從之成化
二年修壽州安豐塘四年疏石州城河六年修平湖周
家涇及獨山海塘七年潮決錢塘江岸及山陰會稽蕭
山上虞乍浦歷海二所錢清諸場命侍郎李顥修築八
年堤襄陽決岸十年廷臣會議江浦北城圩古溝北通

滁河浦子口城東黑水泉古溝南入大江二溝相望岡
壟中截宜鑿通成河旱引澇洩從之十一年濬杭州錢
塘門故渠左屬湧金門建橋閘以蓄湖水巡撫都御史
牟俸言山東小清河上接濟南趵突諸泉下通樂安沿
海高家港鹽場大清河上接東平坎河諸泉下通濱州
海豐利津沿海富國鹽場淤塞苦盤剝雨水又患渰沒
勸農參政唐瀛濬河造閘請令兼治水利詔可十二年
巡按御史許進言河西十五衛東起莊浪西抵肅州縣

亘幾二千里所資水利多奪於勢豪宜設官專理詔屯
田僉事兼之十四年俸言直隸蘇松與浙西各府頻年
旱澇緣周環太湖乃東南最窪地而蘇松尤最下之衝
故每逢積雨衆水奔潰湖泖漲漫渰沒無濟按太湖即
古震澤上納嘉湖宣歙諸州之水下通婁東吳淞三江
之沅東江今不復見婁淞入海故跡具存其地勢與常
熟福山白茆二塘俱能導太湖入江海使民無墊溺而
土可耕種歷代開濬具有成法本朝亦常命官修治不

得其要而濱湖豪家盡將淤灘裁蒔為利治水官不悉利害率於泄處置石梁壅土為盜或慮盜船往來則釘木為柵以致水道堙塞公私交病請擇大臣深知水利者專理之設提督水利分司一員隨時修理則水勢疏通東南厚利也帝即令倅兼領水利聽所濬築功成乃專設分司十五年修南京內外河道十八年濬雲南東西二溝自松華壩黑龍潭抵西南柳壩南村灌田數萬頃修居庸關水關城券及隘口水門四十九樓鋪墩臺

百二二十年修嘉興等六府海田堤岸特選京堂官往督之二十二年濬南京中下二新河弘治三年從巡撫都御史邱甬言設官專領灌縣都江堰六年敕撫民參政朱宣濬河南伊洛彰德高平萬金懷慶廣濟南陽召公等渠汝寧桃陂等堰七年濬南京天潮二河備軍衛屯田水利七月命侍郎徐貫與都御史何鑑經理浙西水利明年四月告成貫初奉命奏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究悉原委貫乃令蘇州通判張旻疏各河港水

瀦之大壩旋開白茆港沙面乘潮退決大壩水衝激之
沙泥刷盡潮水蕩激日莖濶深水達海無阻又令浙江
參政周季麟修嘉興舊堤三十餘里易之以石增繕湖
州長興堤岸七十餘里貫乃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
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疏濬時以吳淞江濫沙浮蕩
未克施工迨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督官行視濬吳
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泖復開吳淞
江並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

開白茆港白魚洪鮎魚口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以注
於江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叉港以
達於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乃開湖州之淞涇洩西湖
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
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諸陡門
洩漕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大江上流亦通不復堙滯
是役也修濬河港涇瀆湖塘陡門堤岸百十五道役夫
二十餘萬祝萃之功多焉巡撫都御史王珣言寧夏古

渠三道東漢中唐並通惟西一渠傍山長三百餘里廣
二十餘丈兩岸危峻漢唐舊跡俱埋宜發卒濬鑿引水
下沅即以土築東岸建營堡屯兵以遏寇衝請帑銀三
萬兩并靈州六年鹽課以給其費又請於靈州金積山
河口開渠灌田給軍民佃種並從之十八年修築常熟
塘壩自尚湖口抵江及黃泗等浦新莊等沙三十餘處
濬杭州西湖正德七年修廣平滄陽河口堤岸十四年
濬南京新江口右河十五年御史成英言應天等衛屯

田在江北滁和六合者地勢低屢為水敗從金城港抵
濁河達烏江三十餘里因舊跡濬之則水勢洩而屯田
利詔可嘉靖元年築濬東鹿肥鄉獻魏堤渠初蘇松水
道盡為勢家所據巡撫李充嗣畫水為井地示開鑿法
戶占一區計功刻日造濬川爬用巨筏數百曳木齒隨
潮進退擊汰泥沙置小艇百餘尾鐵帚以導之濬故道
穿新渠巨浦支沅罔不灌注帝嘉其勞賚以銀幣二年
修德勝門東朝陽門北城垣河道築儀真江都官塘五

區十年工部郎中陸時雍言良鄉盧溝河涿州琉璃胡
良二河新城雄縣白溝河河間沙河青縣滹沱河下流
皆淤宜以時濬使達於海詔巡撫議之十一年太僕卿
何棟勘畿封河患有二一論滹沱河其一言真定鴨沙
磁三河俱發源五臺會諸支水抵唐河藺家圈合流入
河間東南經任邱霸州天津入海此故道也河間東南
高東北下故水決藺家口而肅寧新安皆罹其害宜築
決口濬故道涿州胡良河自拒馬分流至州東入渾河

良鄉琉璃河發源磁家務潛入地中至良鄉東入渾河
比者渾河壅塞二河不流然下流淤沙僅四五里請亟
濬之部覆允行郎中徐元祉受命振災上言河本以洩
水今反下壅淀本以瀦水今反上溢故畿輔常苦水順
天利害相半真定利多於害保定害多於利河間全受
其害弘正間嘗築長堤排決口旋即潰敗今惟疏濬可
施其策凡六一濬本河俾河身寬濶九河自山西來者
南合滹沱而不侵真定諸郡北合白溝而不侵保定諸

郡此第一義也一濬支河令九河之流經大清河從紫
城口入經文都村從涅盤口入經白洋淀從蘭家口入
經章哥窪從楊村河入直遂以納細流水力分矣一濬
決河九河安流時本支二河可受遇漲則岸口四衝宜
每衝量存一口復濬令合成一渠以殺湍急備淫溢一
濬淀河令淀淀相通達於本支二河使下有所洩一濬
淤河九河東逝悉由故道高者下下者通占據曲防者
抵罪一濬下河九河一出青縣一出丁字沽二流相匝

於苑家口故施工必自苑家口始漸有成效然後次第
舉行庶減諸郡水害帝嘉納之明年香河郭家莊自開
新河一道長百七十丈濶五十丈近舊河十里餘詔河
官亟繕治十三年巡撫都御史周金言蘭家圈決口塞
之則東溢病河間不塞則東流漸淤病保定宜存決口
而濬廣新河使水東北平流無壅患患從之二十四年
濬南京後湖初胡醴乾按吳以松江泛溢進六策曰開
川曰濬湖曰殺上流之勢曰決下流之壑曰排潮漲之

沙曰立治田之規是年李光珣按吳復奏蘇松水利五
事一曰廣疏濬以備潴洩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諸澤
水勢尤卑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苦旱卑
苦滯昔人於下流疏為塘浦導諸湖水北入江東入海
又引江潮流行於岡隴外潴洩有法水旱無患比來縱
浦橫塘多堙不治惟黃浦劉河二江頗通然太湖之水
源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
資灌溉於是高下俱病歲常告災宜先度要害於澱山

等菱蘆地導太湖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及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鮑魚諸口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小浦以納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潴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滂無所憂矣乃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濬藏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

進凡隴岡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
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經也一
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蘇松常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常
鎮下流易濬難洩雖導河濬浦引注江海而秋霖泛漲
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疇為患宋轉運使
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司農丞郝賈
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故老皆云前二三十年民間足
食因餘力治圩岸田益完美近皆空乏無暇修繕故田

圩漸壞歲多水災合敕所在官司專治圩岸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為害且足制諸湖之水咸歸河浦中則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灌溉不特利於低田而已一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潮急以故沙隨浪湧其勢易淤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里許夾流為閘隨潮啟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長閉以蓄其流歲潦則長啟以宣其溢所謂置閘有三利益謂此也近

多堙塞惟常熟福山閘尚存故老以為河浦入海之地
誠皆置閘自可歷久不壅一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一曰
重委任以責成功詔悉如議光洵因請專委巡撫歐陽
必進從之二十六年給事中陳斐請仿江南水田法開
江北溝洫以祛水患並歲收報可三十八年總督尚書
楊博請開宣大荒田水利從之巡撫都御史翁大立言
東吳水利自震澤濬源以注江三江導沅以入海而蘇
州三十六浦松江八匯毘陵十四瀆共以節宣旱澇近

因倭寇衝吳汊港之交率多釘柵築堤以為捍禦因致
水流停滯淤滓日積渠道之間仰高成阜且具區湖泖
並水而居者雜蒔茭蘆積泥成蕩民間又多自起圩岸
上沉日微水勢日殺黃浦婁江之水又為舟師所居下
沉亦淤海潮無力水利難興民田漸磽宜於吳淞白茆
七浦等處造成石閘啟閉以時挑鎮江常州漕河深廣
使輸輓無阻公私之利也詔可四十二年給事中張憲
臣言蘇松常嘉湖五郡水患疊見請濬支河通潮水築

圩岸禦湍沅其白茆港劉家河七浦楊林及凡河渠河
蕩壅淤沮洳者悉宜疏導帝以江南久苦倭患民不宜
重勞令酌濬支河而已四十五年參政凌雲翼請專設
御史督蘇松水利詔巡鹽御史兼之隆慶三年開湖廣
竹筒河以洩漢江巡撫都御史海瑞疏吳淞江下沅上
海淤地萬四千丈有奇江面舊三十丈增開十五丈自
黃渡至宋家橋長八十里明年春瑞言三吳入海之道
南止吳淞北止白茆中止劉河劉河通達無滯吳淞方

在挑疏土人請開白茆計濬五千餘丈役夫百六十四萬餘又言吳淞役垂竣惟東西二壩未開父老皆言崑山夏駕口吳江長橋長洲寶帶橋吳縣西口及凡可通沉下吳淞者逐一挑畢方可開壩並從之是年築海鹽海塘越四年從巡撫侍郎徐栻議復開海鹽秦駐山南至澈浦舊河萬厯二年築荊州采穴承天泗港謝家灣諸決滙口復築荊岳等府及松滋諸縣老垸堤四年巡撫都御史宋儀望言三吳水勢東南自嘉秀沿海而北

皆趨松江循黃浦入海西北自常鎮沿江而東皆趨江
陰常熟其中太湖瀦蓄匪為巨浸汎注龐山瀆墅澱山
三泖陽城諸湖乃開浦引湖北經常熟七浦白茆諸港
入於江東北經崑山太倉穿劉家河東南通吳淞江黃
浦各入於海諸水聯絡四面環護中如仰盂杭嘉湖常
鎮勢繞四隅蘇州居中松江為諸水所受最居下乞專
設水利僉事以裨國計部議遣御史董之六年巡撫都
御史胡執禮請先濬吳淞江長橋黃浦先是巡按御史

林應訓言蘇松水利在開吳淞江中段以通入海之勢太湖入海其道有三東北由劉河即古婁江故道東南由大黃浦即古東江遺意其中為吳淞江經崑山嘉定青浦上海乃太湖正脉今劉河黃浦皆通而中江獨塞者蓋江流與海潮遇海潮渾濁賴江水迅滌之劉河獨受巴陽諸湖又有新陽江夏駕浦從旁以注大黃浦總會杭嘉之水又有澱山泖蕩從上而灌是以流皆清駛足以敵潮不能淤也惟吳淞江源出長橋石塘下經龐

山九里二湖而入今長橋石塘已堙龐山九里復為灘
漲其來已微又有新洋江夏駕浦掣其水以入劉河勢
乃益弱不能勝海潮洶湧之勢而滌濁渾之流日積月
累淤塞僅留一綫水失故道時致淫濫支河小港亦復
壅滯舊熟之田半成荒畝前都御史海瑞力破羣議挑
自上海江口宋家橋至嘉定艾祁八十里幸尚通流自
艾祁至崑山漫水港六十餘里則俱漲灘急宜開濬計
淺九千五百餘丈濶二十丈此江一開太湖直入於海

濱江諸渠得以引沅灌田青浦積荒之區俱可開墾成熟矣並從之至是工成應訓又言吳江縣治居太湖正東湖水由此下吳淞達海宋時運道所經畏風阻險乃建長橋石塘以通牽挽長橋百三十丈為洞六十有二石塘小則有竇大則有橋內外浦涇縱橫貫穿皆為洩水計也石塘涇竇半淤長橋內外俱圯僅一二洞門通水若不疏濬雖開吳淞下流終無益也宜開龐山湖口由長橋抵吳家港則湖有所洩江有所歸源盛流長為

利大矣松江大黃浦西南受杭嘉之水西北受澱泖諸
蕩之水總會於浦而秀州塘山涇港諸處實黃浦來源
也澱山湖入黃浦道漸多淤淺宜為疏濬而自黃浦橫
滂洙涇經秀州塘入南泖至山涇港等處百四十餘丈
待濬尤急他如蘇之茜涇楊林白茆七浦諸港松之蒲
匯官紹諸塘常鎮之漂港九曲諸河併宜設法開導次
第修舉八年又言蘇松諸郡幹河支港凡數百大則洩
水入海次則通湖達江小則引流灌田今吳松江白茆

塘秀州塘蒲匯塘並瀆河舜河青暘港俱已告成支河
數十宜盡開濬俱從其請久之用儀望議特設蘇松水
利副使以許應達領之乃濬吳淞八十餘里築塘九十
餘處開新河百二十三道濬內河百三十九道築上海
李家洪老鴉嘴海岸十八里發帑金二十萬應達以其
半訖工三十七八年間靈雨浸溢水患日熾越數年給
事中歸子顧言宋時吳淞江濶九里元末淤塞正統間
周忱立表江心疏而濬之崔恭徐貫李充嗣海瑞相繼

濬者凡五迄今四十餘年廢而不講宜使江濶水駛塘浦支河分洩四達疏入流中巡按御史薛貞復請行之下部議而未行至天啟中巡撫都御史周啟元復請濬吳淞白茆崇禎初員外郎蔡懋德巡撫都御史李待問皆以為請久之巡撫都御史張國維請疏吳江長橋七十二碕及九里石塘諸洞御史李謨復請濬吳淞白茆俱下部議未能行也十年增築雄縣橫堤八里禦濬汜暴漲十三年以尚寶少卿徐貞明兼御史領墾田使貞

明為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引水成田工部覆議畿輔諸郡邑以上流十五河之水洩於貓兒一灣海口又極束隘故所在橫流必多開支河挑濬海口而後水勢可平疏濬可施然役大費繁而今以民勞財匱方務省事請罷其議乃已後貞明謫官著潞水客譚一書論水利當興者十四條時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方開水利於薊永有效於是給事中王敬民薦貞明特召還賜敕勘水利貞明乃先治京東州邑如

密雲宴樂莊平谷水峪寺龍家務莊三河塘會莊順慶
屯地薊州城北黃崖營城西白馬泉鎮國莊城東馬伸
橋夾林河而下別山鋪夾陰沅河而下至於陰沅遵化
平安城夾運河而下沙河鋪西城南鐵廠湧珠湖以下
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豐潤之南則大寨刺榆
坨史家河大王莊東則榛子鎮西則鴉紅橋夾河五十
餘里玉田青莊塢後湖莊三里屯及大泉小泉至於瀕
海之地自水道沽關黑巖子墩至開平衛南宋家營東

西百餘里南北百八十里墾田三萬九千餘畝至真定將治濬沱近頃地御史王之棟言濬沱非人力可治徒耗財擾民帝入其言欲罪諸建議者申時行言墾田興利謂之害民議甚舛顧為此說者其故有二北方民游惰好閑憚於力作水田有耕耨之勞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貴勢有力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坐收蘆葦薪芻之利若開墾成田歸於業戶隸於有司則已利盡失不便二也然以國家大計較之不便者小而便者大惟在斟酌

酌地勢體察人情沙鹵不必盡開黍麥無煩改作應用
夫役必官募之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謀國長策耳於
是貞明得無罪而水田事終罷巡撫都御史梁問孟築
橫城堡邊牆慮寧夏有黃河患請提西全河障水東流
從之十九年尚寶丞周弘禴言寧夏河東有漢秦二壩
請依河西漢唐壩築以石於渠外疏大渠一道北達鴛
鴦諸湖詔可二十三年黃淮漲溢淮揚昏墊議者多請
開高家堰以分淮寶應知縣陳燧為御史慮高堰既開

害民產鹽場請自興鹽迤東疏白塗河石碓口廖家港
為數河分門出海然後從下而上濬清水子嬰二溝且
多開爪儀閘口以洩水給事中祝世祿亦言議者欲放
淮從廣陽射陽二湖入海廣陽濶僅八里射陽僅二十
五丈名為湖實河也且離海三百里迂迴淺窄高寶七
州縣水惟此一線宣洩之又使淮注焉田廬鹽場必無
幸矣廣陽湖東有大湖方廣六十里湖北口有舊官河
自官蕩至鹽城石碓口通海僅五十三里此導淮入海

一便也下部及河漕官議俱格不行既而總河尚書楊一魁言黃水倒灌正以海口為阻分黃工就則石碇口廖家港白駒場海口金灣芒稻諸河急宜開刷乃命如議行之三十年保定巡撫都御史汪應蛟言易水可溉金臺漳水可溉恒山澹水可溉中山滏水可溉襄國漳水可溉鄴下而瀛海當衆河下流故號河中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皆有宜各設壩建閘通渠築堤高者自灌下則車汲用南方水田法六

郡之內得水田數萬頃畿民從此饒永無旱澇之患不
幸濱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此國家無窮利
也報可應蛟乃於天津葛沽何家園雙溝白塘令防海
軍丁屯種人受田四畝共種五千餘畝水稻二千畝收
多因上言墾地七千頃歲可得穀二百餘萬石此行之
而效者也是年真定知府郭勉濬大鳴小鳴泉四十餘
穴溉田千頃邢臺達活野狐二泉流為牛尾河百泉流
為澧河建二十一閘二堤灌田五百餘頃天啟元年御

史左光斗用應蛟策復天津屯田令通判盧觀象管理
屯田水利明年巡按御史張慎言言自枝河而西靜海
興濟之間萬頃沃壤河之東尚有鹽水沽等處為膏腴
之田惜皆蕪廢今觀象開寇家口以南田三千餘畝溝
洫蘆塘之法種植疏濬之方皆具而有法人何憚而不
為大抵開種之法有五一官種謂牛種器具耕作雇募
皆出於官而官亦盡收其田之入也一佃種謂民願墾
而無力其牛種器具仰給於官待納稼之時官十而取

其四也一民種佃之有力者自認開墾若干迨開荒既熟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十一而取是也一軍種即令海防營軍種葛沽之田人耕四畝收二石緣有行月糧故收租重也一屯種祖宗衛軍有屯田或五十畝或百畝軍為屯種者歲入十七於官即以所入為官軍歲支之用國初兵農之善制也四法已行惟屯種則今日兵與軍分而屯僅存其名當選各衛之屯餘墾津門之沃土如官種法行之章下所司命太僕卿董應舉管天津至

山海屯田規畫數年開田十八萬畝積穀無算崇禎二年兵部侍郎申用懋言永平灤河諸水逶迤寬衍可疏渠以防旱潦山坡隙地便栽種宜令有司相地察源為民興利從之

明史卷八十八